

沪 剧

大 雷 雨

(根据吴琛原著“寒夜曲”改编)

吴 凯 李智雁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前 記

滬劇“大雷雨”是根据吳琛同志的“寒夜曲”改編的。1950年由中藝滬劇團在中央大戲院首次演出，當時在觀眾中留下了較深的印象，以後又陸續演出過。每次演出都有若干改動或增刪，最近一次上演，又作了較大的修改。

我們除盡力保持原著的風格及其原來的結構外，並把時代背景從抗戰時期推到北伐以前。這樣，對劇中人物的活動就更能符合當時的歷史真實。由於時代背景的推前，在人物身上的某些情節，也作了一些新的安排和處理。

這次在付印前，為了使這個戲更加完整起見，我們對人物和唱詞又作了一些修正，因此這個本子和演出本也有了一些出入。儘管我們作了努力，可是限於水平，恐怕仍未能盡如理想，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，使這個戲更臻完善。

整理和演出過程中，蒙演員同志對這個戲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，特在此致謝。

莫 凱 李智雁 1957年8月

大 雷 雨

〔雜 劇〕

- 人物：刘若蘭 廿五歲。善良、賢淑，封建禮教下的犧牲者。
- 馬惠卿 廿四歲。善良、懦弱，刘若蘭的丈夫。
- 馬惠敏 二十歲。熱情、大胆，馬惠卿的妹妹。
- 馬 母 五十余歲。封建、頑固，馬惠卿的母親。
- 芸 香 十六歲。天真、懂事，刘若蘭的陪嫁使女。
- 刘 父 五十余歲。耿直、自視甚高，刘若蘭的父親。
- 阿 桂 五十余歲。馬家忠厚的老家人。
- 梁世英 廿三歲。善良、多情，刘若蘭的表弟。
- 梁素英 廿八歲。能說能干，刘若蘭的

表姊。

刘 升 五十左右。刘家忠厚的老家人。
应金耕 三十余歲。卑劣小人，馬母的內侄。

林 琪 十九歲。女学生，馬惠敏的同學。

船 民 男女若干人。

第 一 幕

時間：一九二二年。

地點：江南某縣一個古老的城市。

布景：馬家客廳後的庭院里。

幕啓：暮春的早晨，風和日暖，百鳥爭鳴。

〔靜場。馬家老家人阿桂在掃庭院，漸漸地往亭後掃。半晌后，芸香一手握着一對空花瓶，从远处追扑着一對在空中飛舞着的蝴蝶，跳跳蹦蹦地上來〕

芸 香：（边上边唱）花蝴蝶……花蝴蝶……

（唱“綉腔”）

蝴蝶翩翩成双对，
双双对对真親愛，
一只像姑爺馬惠卿，
一只像小姐刘若蘭！

〔一股勁地扑蝶，但總是撲空；這時阿桂又從事
後拖簷掃帚上來！〕

芸 香：（囁嚅嚅地）阿桂伯伯，掃帚，掃帚！

阿 桂：（輕聲）噤！——（向四周環視）

芸 香：（也向四周環視，會意，輕聲）不要緊，老太太還
沒起床！（欲去搶他的掃帚）

〔若蘭在里面喊聲“芸香！芸香！……”〕

芸 香：哦，小姐，我在此地。

〔若蘭手持紅帖上。她是才滿月的新娘〕

芸 香：（同時）小姐。
阿 桂：（同時）新奶奶。

刘若蘭：芸香，姑少爺的紡綢衫放在哪里？

芸 香：在春凳上。

刘若蘭：我怎么尋來尋去尋不着？

芸 香：哦，在櫥里。

刘若蘭：快去放在春凳上，順便帶只拜帖盒出來。

芸 香：是。（急下）

刘若蘭：阿桂，地掃好了？

阿 桂：掃好了。

刘若蘭：你到我家去一趟，對親家老爺說，今天大
少爺就要出門去，家里請客，親戚來了很
多，請他早點來。

阿 桂：噢。

〔芸香拿拜帖盒上〕

芸 香：小姐，拜帖盒。

刘若蘭：（接盒，把紅帖放在盒內，交給阿桂）阿桂，那末你趁早就去吧。

阿 桂：（接过）好的，我就去。（提了扫帚下）

刘若蘭：芸香，快点把花瓶揩好拿到房里去。（輕聲地）等一歇一定有許多客人要來看新房，我要到廚房間里幫張媽配小菜去了。

芸 香：噢。（揩花瓶）

刘若蘭：（正想下去，忽又止步，謹慎地）花瓶放好，順便去看看老太太起床了沒有。

芸 香：还没有起床呢！

刘若蘭：你沒有去看，怎么会知道？

芸 香：我剛剛从老太太房間門口走过，只看見姑小姐一个人在房里寫字。

刘若蘭：（一半是自語）今天家里請客，照道理應該好起床了……

芸 香：（不平地）小姐，今天此地請滿月酒，你为了我們老太爺第一次來会親，高兴得天一亮就起來了，其实人家一点也不放在心上……

刘若蘭：（忙打断她）芸香！

（唱“基本調”）

小姐早就叮囑你，
千万不能孩子氣。
夫家不比娘家屋，
說話處處要留意，
万一給此地老太太來聽見，
又要怪我家里無規矩。

芸 香：（直率地）

（接唱）小姐講話我懂得，
只怪芸香太大意，
只要小姐歡喜我，
以後決不再多言。

劉若蘭：（親切地）下次當心點。我到廚房里去看看，
你快點進去看看蓮心粥燒得怎樣了，姑
爺要是起床了，你告訴他我給他行李都
預備好了，叫他看看還缺啥哦？

芸 香：噢。

〔若蘭下廚房去〕

〔芸香正在拭花瓶，馬惠敏上。她是个朝氣勃勃
的姑娘，她見芸香呆呆地站牆，便轉身到芸香
身後，用雙手蒙住芸香的眼睛〕

芸 香：（吃了一驚）啥人啊？

馬惠敏：（屏住氣，忍住笑）——

芸 香：（楞了楞）一定是姑小姐……

馬惠敏：（还是不放手）——

芸香：（發急）姑小姐放手呀！花瓶打碎了！（惠敏仍不放手，——她更急）我的眼睛要瞎掉了！

馬惠敏：（放手，頑皮地）吒！芸香——

（唱“流水”）

花瓶不攢不會碎，
就是攢碎有我賠，（見她在擦眼）
你的眼睛不會瞎，
假使瞎掉我也願意賠。

芸香：（接唱）花瓶攢碎事情小，
眼睛瞎了就行路難，
瞎——
眼瞳里又是痛又是痒，
眼皮已經睜不開。

馬惠敏：（接唱“長流水”）

我來給你吹口氣，（芸香賭氣走開）
芸香你真的面孔板？

芸香：（睜大了眼珠，任性地）

（接唱）啥人同你面孔板？（假意發怒，拿了花瓶下）

馬惠敏：（忙拖住她）

（接唱）你要走，慢——慢，
我有話要同你談。

芸 香：(接唱)我要去服侍姑少爺，
沒有工夫同你瞎攀談。(又欲下)

馬惠敏：(拉住她)

(接唱)大哥还未碌起身①，
慢一点進去无所謂，
要是你立着脚酸痛，
就在此地坐下來。

(拉她坐下，輕声地)嗨，芸香——

(轉“三角板”)

今天可有我的信？

芸 香：(接唱)有信我会送進你房內。

馬惠敏：(略頓)

(接唱)可有人來尋过我？

芸 香：(想了想，搖搖頭)——

馬惠敏：(自語)奇怪？……

芸 香：(突然地)哦，有的，有的！……

馬惠敏：啥人？

芸 香：(生气地)

(接唱)就是姑表少爺那个一只眼！

馬惠敏：(恨之入骨)这个下流胚！

芸 香：(失口)嗯，这个下流胚！……

馬惠敏：芸香，你也討厭他？

① 碌起身 滬語，起床之意。

芸 香： 噫！

(接唱)他常常与我纏不清，
我一見他來就躲開。
今天此地請滿月酒，
我猜他一定又要來。

馬惠敏：(接唱)讓他來也好去也好，
只要眼不見就心不煩。(落“三角板”轉
“基本調”)

芸香我想問問你，
此地是不是過得慣？

芸 香：(接唱)此地样样都很好，
不過就是——

馬惠敏：就是啥？

芸 香：(四顧，輕聲)

(接唱)老太太可曾碌起來？

馬惠敏：(接唱)是不是見我母親怕？

芸 香：(接唱)冷冰冰的面孔難對待。

不像我家老太爺，
待我好比親小輩。

馬惠敏：(接唱)只要你事體不做錯，
她板面孔你(不要)理睬，
哦，芸香，
你們小姐待你好不好？

芸 香：(接唱)小姐待我像親姊妹。

馬惠敏：(接唱)芸香我還能問問你，

他們夫妻兩人可恩愛？

芸 香：(扭着身體)姑小姐你怎樣問得出的，你別樣都好問，問人家這個難為情哦啦！

馬惠敏：這碍點啥，你講呀！

芸 香：(接唱)問得我真難為情，

你想做了夫妻怎會不恩愛？

他們常常在房間里，

唧唧囔囔情話談，

有時談得真起勁，

忘記出來吃夜飯，

嘻嘻哈哈真親熱，

笑声常常傳到房外來。

不過……

馬惠敏：又是不過？……不過啥？(見她不肯說下去)芸香，你講呀！

芸 香：(偷眼望望周圍，然後放心地)

(接唱)小姐嫁到此地個把月，

把老太太當作親長輩，

老太太脾氣真難弄，

總是橫不對來豎不對。

她爺明曉得她受委屈，

老太太面前不敢把口开。

馬惠敏：(不滿地)我哥哥仍旧这个脾气。

芸香：昨日小姐又被老太太罵了一頓。

馬惠敏：我媽为啥这样欢喜罵人，芸香，昨日我不在家里，家里好像出了許多事情？

芸香：嚶。昨日的事情我來告訴你听……

(外面有人在叫“馬惠敏”……)

馬惠敏：(敏感地)哦，芸香，大概姑爺在叫你，我們等一等再談吧。

(芸香慌忙地拿了一对空花瓶下去)

(惠敏出去把叫她的人迎了進來，这人叫林琪，是惠敏的女同学)

林琪：(顯得很匆忙地)惠敏，这里談几句话方便嗎？

馬惠敏：(向四周一看)不要緊，談吧。

林琪：(唱“三角板”)

外面風声非常緊，
警察廳到处乱捉人，
街路上告示已貼出，
禁止学生开会發言論，
学生会得到消息后，
預备想办法对付警察廳，
請你立刻赶到北門去，
王先生家中共討論。

馬惠敏：啊呀！

(接唱)事情偏偏不湊巧，
現在就走不可能，
今天家里請滿月酒，
母親硬要我陪客人。(略頓)

林琪，

請你暫時替我請個假，
一有機會我溜出來尋你們。

林 琪：也好。万一真的走不開，不要太勉強。

(遞給她一本東西)這個劇本你先拿着，我們
不會被軍閥們吓倒的！

馬惠敏：對！(接過劇本)“娜拉”。……

林 琪：你好好地看看，不但能教育別人，而且能
教育自己。我還要通知老沈。

馬惠敏：那我不送你了。(握手道別)

(林琪裝着寧靜的神態下)

馬惠敏：(獨自在院中踱步尋思，順便翻看劇本，劇本中有几句
詞吸引着她，情不自禁地朗誦了起來)“……我想
最要緊的，我是一個人，同你一樣的人
——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。”

“……一切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，由
我自己努力去解決。……”(仰望沉思)多么
有意思呀！……

[芸香鼓着嘴上來，她仍拿着一對空花瓶]

芸 香：啊！多么有意思？哼，有意思？拿人家尋開心，還說有意思！

馬惠敏：（一驚）哦，芸香。

芸 香：你騙人，姑少爺沒有叫我！

馬惠敏：沒有叫你？呀，那我聽錯了，对不起。

芸 香：下次不給你好了……（見若蘭上來）小姐。

（忽然想起手里拿着花瓶，很窘，忙把花瓶藏在背后）

馬惠敏：（親熱地）嫂嫂。

刘若蘭：妹妹。（見芸香有點異樣，奇怪地）芸香，背後藏的啥？（芸香僵里僵氣地拿出花瓶，若蘭含笑責各）還拿着兩只空花瓶？

芸 香：（一籌莫展）我——我——

馬惠敏：（笑着）嫂嫂不能怪她，是我拉住她談天的。

刘若蘭：快点把花瓶拿進去，幫張媽揀小菜去。

芸 香：噢。（拿了花、花瓶急下，并回頭向惠敏扮了一個鬼臉）

刘若蘭：（向惠敏）真是個傻丫頭。

馬惠敏：（誠摯地）我很喜歡她。嫂嫂，聽說伯伯今天要到此地來？

刘若蘭：（唱“基本調”）

為了你哥哥就要出門去，
順便請我爹爹到此地，

从前馬、刘兩家不相識，
趁这机会讓兩親家見見面。

馬惠敏：（接唱）哥哥的假期二个月，
离开現在还有十几天，
为啥匆匆要出門，
嫂嫂你舍得放他去？

刘若蘭：（接唱）妹妹不是不明白，
嫂嫂怎能作主意，
既然婆婆决定要他走，
我也不便留他在家里。
再說他反正在家无事体，
还是讓他早点出門去。

馬惠敏：（想了想，明白了）哦——嚟，嫂嫂，讓我去对母親講，要哥哥住滿假期再出去，你看好嗎？

刘若蘭：（微笑）我看不必了吧！

〔芸香上〕

芸 香：小姐，張媽說有几只小菜要你親自去支配。

刘若蘭：噢，我就去，（对惠敏）妹妹，剛才談的事情我看算了吧，免得多添麻煩。哦，等一歇媽起來了，請你告訴我一声，我去給她請安。（下）

【芸香也想下去，被惠敏拉住】

馬惠敏：噯，芸香，芸香——

芸 香：啥事体啦？

馬惠敏：剛剛你還沒有講完，現在再繼續講下去。

芸 香：對對，讓我講下去，噯，我講到哪里？

馬惠敏：咦，昨日到底为啥？

芸 香：哦，想起來了，姑小姐，昨日小姐同姑少爺雙回門，老爺本來想留他們住幾天，後來一想時勢不大好，家里人手少，恐怕此地老太太不放心，就沒有留他們過夜。

馬惠敏：你們老爺想得真周到。

芸 香：老爺是讀書人自然想得周到，不過就是脾氣蠻梗。

馬惠敏：噯，芸香，你不要岔開，昨日的事體，你再講下去。

芸 香：他們回門轉來，要緊回到房間里，沒有到老太太房中去請安，老太太就發脾氣，拿小姐罵了一頓，小姐哭了好幾個鐘頭，兩只眼睛哭來像胡桃一樣。

馬惠敏：姑少爺不响嗎？

芸 香：姑少爺不過講了一聲，老太太脾氣發得更厲害，（學馬母樣）哼，你倒好呀，討了女人連我娘都不要了嗎？姑少爺悶聲不响

走到新房里去劝小姐。(学惠卿样) 若蘭啊，你不要哭了，媽是長輩，我們是小輩，被媽罵兩声末碍点啥……小姐反而哭得厉害了，后来姑少爺被她哭得没有办法，袋袋里摸出一塊絹头替小姐揩眼泪，(又学惠卿) 若蘭，不要哭了，我們夫妻总归是夫妻。(芸香摸出手帕，裝作惠卿給若蘭拭泪的样子，去拭惠敏的眼)

馬惠敏：(忙撒开芸香的手，又气又好笑) 你怎么会知道的？

芸 香：我在房門外头偷看的。

馬惠敏：(忽然把臉一沉) 好，你偷看，我去告訴嫂嫂。

芸 香：(忸怩) 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……

(若蘭上)

刘若蘭：芸香，你在此地做啥？还不到里面去。

芸 香：我……我……(見惠敏在給她暗示，她灵敏地溜下去了)

刘若蘭：(笑着) 真是個快嘴丫头，一日到夜欢喜管閑事，妹妹你不要听她。

馬惠敏：(抱歎地) 她沒講啥，嫂嫂，大哥起來了沒有？

(忽見惠卿上來)

刘若蘭：起來了，就要到此地來的。